

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揣着父亲的红军身份证明,替他走完“长征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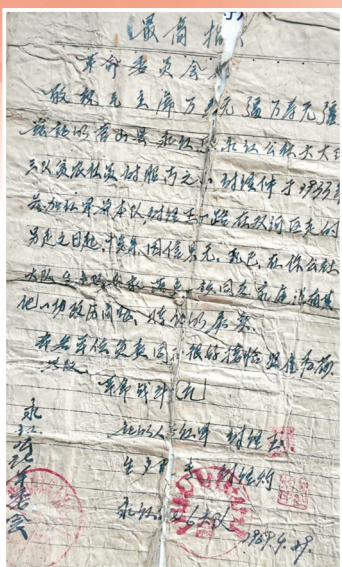
走向胜利

纪念红军长征
胜利90周年

特别报道



阿坝州若尔盖县求吉乡拍摄的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遗址。



供产父亲的红军身份证明。

阿坝州若尔盖县的秋天来得较早——9月底的清晨,草尖上已挂起霜。

清晨7点,供产打开若尔盖县求吉诺希望小学的铁锁,门轴发出沉闷的吱呀声。不远处,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遗址中那段布满弹孔的断壁残垣,正从晨雾里一点点显露出来。

今年62岁的供产是这所小学的门卫,也是孩子们口中的“故事爷爷”。

学校门卫室的桌子抽屉里放着一张纸。纸张泛黄,墨迹褪成了浅褐色——这是供产父亲的红军身份证明。

“这是父亲红军身份的唯一证明,没能走完长征,是他一生的遗憾。”供产把纸轻轻托在手里,手指沿着纸的边缘慢慢抚摸了一圈,眼眶有些湿润。他的父亲是流散红军,没有走完长征路。

父亲把没有走完的长征路和共产主义理想,都寄托在了儿子“供产”这个名字里。纸上的字一日淡似一日,供产却用大半辈子的光阴,让那张纸的分量,一年重过一年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
记者 赵奕 刘彦君 王祥龙 摄影报道



供产

毕生的遗憾
留在草地的长征路

那张纸的来历,要从供产父亲谢经仲18岁那年说起。

谢经仲是南充市营山县人,1933年在家乡参加红军,此后两年随军转战,历经大小上百场战斗。

1935年8月,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后,在若尔盖求吉寺、大戒寺与国民党军激战两昼夜,攻克了包座,打通北上甘南的通道。谢经仲参加了包座战役达金寺战斗,战事白热化时,两军陷入肉搏。

“父亲的头被敌人刺刀刺中,血如泉涌,当场昏死过去。”供产坐在木凳上,伸手指向头顶比划伤口的位置。战友在包座河畔救下谢经仲。半个月后部队开拔,数百名重伤员就地留下养伤,等待归队时机,谢经仲便是其中一员。

养伤期间还要躲避敌军搜捕,谢经仲辗转来到若尔盖县求吉乡苟哇村彭多寨,藏族汉子纳干冒着风险收留了他。

伤势渐好,谢经仲靠帮纳干家放牛、做木工谋生,长期等候归队消息。部队越走越远,归队无望,他便在高原落地生根,与当地藏族姑娘成婚。

这片土地救了谢经仲的性命,他始终记着这份恩情。他想起老家田地里长势旺盛的蔬菜,而高原牧民世代

放牧,大多从未见过青菜。他联合几名流散红军托人带回种子,克服高原恶劣环境,手把手教乡亲种菜。

儿子出生后,谢经仲为他取名“供产”。“父亲没有走完红军长征路,他将共产主义理想寄托在我的身上,这个名字也是责任的传承。”供产说,他还记得,儿时父亲常坐在火塘边,拿出这张纸长久凝望。火光落在泛黄纸面,父亲的眼神格外不同。没能走完长征路,是谢经仲毕生最大的遗憾。

1985年,谢经仲离世。临终前,他攥住供产的手叮嘱说:“若尔盖为红军牺牲太多,你是红军的儿子,要好好报答大家。”

纸上的分量
播撒在高原的新种子

那张纸被供产揣进了心里。

从1991年开始,他先后担任若尔盖县求吉乡下黄寨村会计和村支部书记,一干就是23年。

那些年,村里人种青稞,靠天吃饭,一亩地一年纯收入也就两百来块钱。供产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于是想起了当年流散红军教牧民种菜的事。

2004年,供产带着村民调整产业结构,下黄寨村成了全县第一个蔬菜种植试点村。

第一年,供产挨家挨户去做工作。老百姓不理解,祖祖辈辈都种青稞,现在为什么要种蔬菜?供产心里也没底,但他不能退,便带头把自家的地全种上了菜。

菜种出来了,麻烦也来了。从若尔盖到成都约600公里,那时路不好走,货车颠过去,菜已烂了大半。

县里知道了供产的难处,把菜分到各单位消化。老百姓的收入保住了,积极性也保住了。后来路修好了,冻库也建起来了。下黄寨村的蔬菜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亩慢慢扩到了700多亩。2016年,供产离任后的第三年,下黄寨村种植蔬菜每亩地纯收入2000元左右,是种青稞的10倍。

后来,整个巴西片区也跟着种起了蔬菜。若尔盖县巴西镇上巴西村的莴笋种植基地,160亩地,亩产5000斤,收入15万元。全县的蔬菜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,年产值超过1000万

元。

当年父亲种下的那一颗种子,终于在儿子手里长成了一片田野。

纸上的新生
绵延于草原的新征途

田野里的种子落地生根,而那张纸上承载的故事,还要继续向下传递。

2013年,供产从村干部岗位上退了下来。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——去求吉诺希望小学当门卫。

这所小学不远处,就是求吉寺战斗遗址。每天清晨打开校门,那面布满弹孔的断壁残垣就在晨雾里静静立着。供产说,他选择来这里,就是为了给孩子们和参观遗址的游客讲述红军的故事。“我在这里当门卫,就能天天给孩子们讲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睛是亮的。

摩挲着那张泛黄的纸片,抬眼望去,若尔盖早已不是当年的茫茫荒原。

如今的若尔盖草原上,水泥路像一条条灰白色的带子,从国道拐进村子,一直通到家家户户的院门前。“村里几乎家家都有小车,出门再也不用在泥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。”

供产每天守着的这所小学,教室里装上了多媒体设备。若尔盖县已完成基础教育网链共享计划建设,搭建起直播授课、录播回放、点播学习的多元资源服务体系。“以前我读书时,只有黑板和粉笔,现在草原上也能连线外面最好的老师。”供产说。

红色旅游也慢慢热了起来。若尔盖县统筹整合全县28处革命遗迹,串联巴西会议会址、班佑红军宿营旧址、红色文化长廊,打造“一基地一长廊多旧址”的立体红色景观,推出“重走长征路+藏乡民俗体验”研学线路。

退休后,供产还主动牵头成立若尔盖县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协会,并担任会长,默默守护着草原上每一处红色旧址,细细捡拾那些濒临消散的岁月记忆。

“父亲没走完的长征路,我会替他走完。”每寻访一处旧址、记下一段口述,他心里总会想起抽屉里父亲留下的那张纸片。纸面字迹正在光阴里慢慢淡去,而那份纸间托付,随着草原长风,在这片土地久久回响。